

煙火

第 四 期

普羅先生與布爾喬亞.....	夢生
南遊.....	道中
衝突.....	T C
幻夢.....	盤
乞丐的日記.....	乞丐
就算是飄泊生活罷.....	珊君
編者敬白	

產生藝術的力，必須是主觀底。只有從這主觀，纔生出真的客觀來。

——有島武郎

普羅先生與布爾喬亞

夢生

普羅先生，是站在勞動者的帳幕裏來製造文學，與布爾喬亞自然是立在敵對——至少也是相反的地位的。理論是如此，而依此理論所形成的事實却有些模糊得教你無從分野。不管它模糊不模糊，橫豎從筆尖和嘴上是很可以看得出來的。「口號」時代的今日，距「真理」的心核還遠着哩，大家能喊它幾聲也是好的——黨國大人物要喊口號，忠實同志要喊口號，一切的人們都要能喊口號，難道我們的文藝家就不要喊口號嗎？口號時代的背景，所產生的文藝作品自然也是「口號化」的了。只要大家肯對它下一番工夫，我們的文壇上不愁沒有奇特的作品出現；退一萬步說罷，作品的產量亦足以自豪於現今國際間文藝界的。

煙

三數年來，上海新書業的發展，保得住能夠「垂名青史」；而這發

煙

展的主要脚色又大半是普羅先生。所以在慶幸我們的文藝界『生意興隆』之餘，是不能不歸功於普羅先生的。

有人說，普羅先生何以有這樣聰明寫出這樣豐量的作品？而且在形式上，在實質上有極端的『說一不二』性。這裏我可以給你答覆，因為他們的上帝——馬克斯——在他們的面前是有絕大的威力。他們有虔誠的信心，他們的信心比任何教徒都來得真切。據說從他們的母體剛有了他們的形質時，這種信心便滲進了。因此，他們才會喃喃的念着這樣的符咒：

『普羅列塔利亞……印貼利更追亞……馬克斯……盧那卡爾斯基……幸克萊兒……各位天尊……』

『意德沃羅基……奧夫赫變……觀念形態……意識形態……辯証法……唯物論……藝術的武器……武器的藝術……阿們……』

就眼前中國的現狀講，任何人都不能說不需要革命，不過這種必

煙

需革命的環境是否和『普羅老祖』——馬克斯所處的當時德意志的現狀相同，是不容忽略的一個問題。兵匪交橫，生產凋落的今日中國，所需要的是『階級鬥爭』，『勞工專政』的革命嗎？而爲這失去環境憑藉的革命來推波助浪的還有所謂普羅文學，誰能說不是中國今日的奇形病態呢？至於普羅先生所叫喊的『惟普羅才是文學』的口號，更是污蔑了文藝的聖潔！文藝是整個人羣的生活與理想的表徵，決不是某階級的私生子。『對於藝術會這樣說：『藝術是自由的表現和確定』。這『自由的表現和確定』便是說明藝術的普遍性。固然，文藝不但要把人們從夢幻中喚醒，並且指給人們一條新的路向。這新向的路向是以過去的歷史作背景，決不是否認以前一切的存在。就文藝的本身來說，一切文藝的革命沒有不依照這樣的程式的：由狹窄而闊達，由不自然而自然，由神的而人的，由少數人的而大衆的。西歐文藝復興運動和法國瀾侵主義的革命便是鐵證。誰能否認這個呢？看看我們的普羅先生

煙

所鼓吹的普羅文學又是怎樣！普羅文學者是以普羅爲中心所描寫的文學。只要是『普羅牌』的，都得打起勞動階級的旗號，築起一座高高的圍牆，有如術士先生收鬼怪一樣要把一切的心靈都收在他所預備的『精罐』裏。除普羅外便無所謂靈感，無所謂美，無所謂文學。我們并不否認表現勞動階級的就不是文學；但我們確信表現其他的也是文學。文學是沒有主人的，她只憑你潔白而靈活的心來顯現。本來，普羅先生這種愚妄的思想用不着我來多加解釋而純真的文藝也決不會因此沒落；我們覺着爲文藝的花兒遮去暴風雨的摧殘終是件合理而應該的事。

普羅先生大吹大打的要將文學普羅化，究竟這班吹打手的本身是否普羅化，便是我這裏主要的說明。大家都有這樣的想念：一提到普便連想到『盧布』的身上去，事實告訴我們，普羅與『盧布』是有解不脫的關係在。然則普羅與布爾喬亞又怎能相提并舉呢？這相提并舉

全憑了「盧布」的力量。如果說它是類於三角戀愛，或許有些像，因為戀愛的本身也會有極端的矛盾呀！

一九二五年七月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把所決定的『關於文藝領域上黨的政策』發表後，普羅之風才隨着「盧布」吹來了我們的國土。『盧布』在中國確有特殊的威力，淺識者流，看到這是生活的好出路，於是風起雲湧的大家喊着普羅，普羅，直至所謂左翼作家大同盟出現，算是完成了普羅的城堡。一向被創社圍攻的魯迅，至此也投降了，取得郭沫若在拓荒者四五號分刊中解釋魯迅和他現在已是『同立了一個立場』上了。於是，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便有了魯先生的大名。魯先生的轉變，從他個人的歷史看來，確早有了可能性，一向抱着爛漫主義的郁達夫，居然也在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之列，怎能不教我們驚嘆『盧布』的威力呢？據我的一位接近普羅先生們的朋友說，普羅先生確不乏風流達士，只要稿費或『盧布』到手，於是跳舞場啦，妓院啦

煙

煙

大菜館啦，……便有了新的闊客；等到摸摸袋裏給房租和火食費的錢也不見了，這樣才回去拭去書案上的塵灰，搖起筆兒來出它一些窮氣。至於社會病態的遠因，自然是無暇去搜求，即使他們所要描寫的貧民窟和勞動者的工廠也是找不着他們的足跡。這種以文藝作洩慾的工具，與布爾喬亞之玩弄文藝又有什麼不同呢？

有人說，布爾喬亞的沒落時期快到了，新布爾喬亞的普羅文學，不需你去毀滅它，也定會有崩潰的一日。真理是如此，不過我們多努力縮短這文藝的暴風雨，是不能不多說幾句的。而且我們眼前的文藝界顯然是有這樣一個怪物在蠢動，青年們；布爾喬亞快沒落了，新布爾喬亞已向它的末日邁進，你們聖潔的心，你們的天才，竟肯付與橫流而東去嗎？這荒蕪的園地正待你們來耕植呢！只需你們撒下種子，在陽春的暖日下，將看到你們的嫩芽，你們的香花，你們的碩果。時間在等待你們，一切都在等待你們！願你們認清這新布爾喬亞！

南遊

道中

生長在長江，二十多年來吃的只是長江水。即使長江水是有甜蜜的味道，久了也會失其感覺。況且還是一顆『南北又東西』的心，刻在追求新境地。長江雖然很長，上下遊的水仍舊是一樣的顏色，一樣顏色的水畢竟會灌成一樣的風土人情。四川我是沒到過，從武漢一直到海邊，社會生活的現狀敢說沒有什麼大差異。如果你在武漢看見一枝桃花，同時在滬寧一帶也可以見到；架上重裘還要吧頭縮到衣領裏，南方的閩粵就絕對難找。有人說，珠江和黃河的風味有特殊的不同；長江則調和在兩者之間。我是最不贊成調和派的生活，覺得兩端的真味也不能不嘗他一下。因此，首先作了幾年珠江夢，黃河夢則跟在珠江夢的後面。

前年在海上臥了一個暑假的病，病後的心尤其活躍得厲害，很想

煙

找一個新的地方去走走。恰巧一個廣東的朋友約我到香港一所華僑學校去教書，這才是『馬到長江有渡船』呢！南遊的消息，竟補充了我病後的元氣。

時間是九月。

海輪剛近香港的洋面，從海中兀起的山凸，像是處女的乳房，綠油油的，靜靜的散在各處。海輪打旁邊經過，不斷的送來拍岸的濤聲。轉輪環飛的白色的海鷗，奏着歡迎遊人的細樂。鳥語山青，在長江已經是過去了。

香港的商埠，是正對着九龍，中間隔着不及一英里寬的海面，在地理上是南方獨一的良港。

船將靠九龍，回頭可以看見香港的全景：隨山高下的洋房，在深綠的樹陰間發出，包圍着半個山面，恰像一座大理石的浮彫。假如是在夜間，全山燈火，倒映海中，會使你疑為蜃樓海市，或蓬萊神侶的

仙鄉。就山的本身來講，也許是幸運，如果仍是它昔日的主人，說不定還是漁家的晒網地。

高大的椰樹，排列着像是遊春的姑娘們的傘。一陣風來，發出沙沙的響聲，這是最足以代表熱帶的景象的。

從上海南行的船，如若是我們的同胞，總有十分之九是廣東的乘客。這次只我一個人，而且又不諳粵語，從上船一直到抵埠，沒有說上三句話。船行後，看一看海景，又回到房裏寫一寫日記。太陽或月亮還沒出來，我早就在甲板上等着；後來又等着送她們回到海底去。這樣倒也沒有說話的必要。船靠了，華僑學校的地趾不能不向人打聽一下。先問一個同船的廣東乘客，彼此說了半天，都沒聽懂一個字；後來用筆寫，雖然他懂了，可是也不清楚。沒法，只得接一張旅館的牌子，預備住上再講。當我和那位廣東同胞說話時，我才想起前幾年的狂熱的國語運動，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煙消雲散了。今日的我們還

煙

得用筆來寫話，却是件耐人尋味的回想。

船只靠九龍，還得過海。由旅館的招待叫了一隻小汽船，載着我
和行李。船行海中，隨波起伏，猶似睡在兒時的搖籃裏，只沒有母親
唱着催眠的詩調。

在下船前，足足的站了兩個鐘頭等外國人來檢查身體後才准登岸
。沒想到，并不是遠遊異邦而也要經過這種麻煩的手續，心裏未免覺
得有點羞辱。

到了旅館，我知道說話是沒有希望，老實些，寫上一張字條交到
賬房，請他代叫了一輛開到華僑學校的汽車，結果很順利。回來由學
校派人來搬行李。在旅館沒有停留兩個鐘頭，開的還是小房間，賬單
上已是八塊港洋的店費。這種高貴的生活，算是粘了外國人的光。

華僑學校確是另有味道。住在本國的中國人尙且樂於跟任人家的
後跑，一旦身入了外國的世界，自然更成了「十足」的洋氣。這華僑

學校的學生，便是中國人洋化的「代表作」散居中國的外僑也不少，但很少有粘染東方的古氣，這是他們的笨拙吧？

只要你是一個教師，學生沒有不恭敬你。據說這是得力於一班「冬烘先生」的。革命後，到處打倒私塾，廣東的一些私塾先生於是就遷來這蓬萊樂土。因為英國人很為華僑出力提倡私塾制度。要是你辦一個完好的學校足以教育中國人，他便請你回去，說是他有教育權。因此，你走到大街小巷，常常聽到唧唧的讀書聲，自朝至暮。從私塾出來的學生，守規矩是他們唯一的成績。華僑學校的特色，就是學生有你想不到的禮貌。

初上教室，學生知道我是北方人，很是歡迎。他們雖是跟我學畫的「畫」，同時也要學講的「話」。我講國語他們不懂，講普通話和上海話也不懂。後來想起我的老辦法，改在黑板上寫。上過幾堂課，回到辦公室看一看各班的課程表，每班每週都有幾小時的國語，這到我有

煙

煙

點奇怪！打聽這位教國語的先生也是廣東人，我找着他說話，他却像我說英文的一樣回答我。

學生無論大小，犯了規都可打手心。辦事人雖然也付與我這種威權，良心沒有允許我執行過。自從吃教員的飯，這次實是最「威武」。內地的學生不打教員的手心就算好，教員雖是誠懇懇有時還是逃不了挨罵。這是進步與不進步的關係嗎？只有教育家知道。

青年的好現象，就是知道愛國家。這是常常受外國人的氣的原故。

香港的市政，至少也和上海差不多，洋味兒還要足些。高低不平的平的山坡，能鋪成宛曲的馬路，并且還是四通八達的。幾十年來經營的匠心，不能不教人佩服。房子都是破山蓋成的，據說開闢一塊平的地基，比起房子的建築費還要多。在英國初取得香港的二三十年間，每年要由倫敦政府匯來三千萬以上的開創費；近幾十年來香港政府

每年要滙回二萬萬以上的餘款。香港雖歸英國領有，居民大半都是中國人。這筆大宗款項有十之八九是我們的同胞報效的。尋常你費三十元請一桌酒，就需十元以上是酒席稅，其剝削華僑可知。

香港的本埠很少有發展的餘地了。現在英國人以全力經營九龍。開發了幾座很大的山來填海，已造成廣闊的商場，在中國只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外國人却有「愚公移山」的事實。

風景確是不错，很少有惱人的秋風和飄零的紅葉。剛從「人網」中解脫出來的我，像是轉到了初生時代。

教了兩個月的書，心裏又想活動一下。請了一個禮拜的假，作一次短期的旅行。海濱的風景，很能引起我的畫興，一向只畫長江的風物，初次來這沉靜的大海，自然有些新發現。

距香港約八十華里的青山，是香港一帶的名勝。坐上汽車，沿海邊灣曲的山道駛去。有時車行山腰，路下即是澄碧的波濤，宛如身在

煙

煙

空際。如果是在春夏，車輪不絕，我是十一月初旬去的，所以遊人很少。

山中間有一所古廟，承一位友人介紹，就在這廟中『挂單。』『沙門』生涯，這是第一次嘗到。我看見靜靜的佛殿裏一盞微明的『萬年燈』，『洗去我心境的塵埃不少。當家的和尚因為我是遠道的遊客，很是優待。可惜才學得幾句廣東話，不够向他問佛。廟裏靜寂得不聞人聲，只有松濤海嘯，時來入耳。獨自躺在床上，思念此身，遽然能入清淨的佛地，自覺萬幸。劫後的殘生，還有什麼塵念呢？

佛國生涯，畢竟與凡世界不同：太陽剛下去，就得關門睡覺，東方才現魚白色，已是鐘鼓齊鳴了。誦佛的聲音，在林際梢頭迴繞，不覺此心已與佛心緊緊的相接。曼殊大師的『雨笠煙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瞋，』也許將來可以辦到。

海霧照常是有的。清早起來，上面是深藍的晴空，下面是白茫茫

的一片。人在雲中游動，恰像中國畫上駕雲的仙侶。幾陣風來，便消失了，又還一個晴明的世界。記得古詩有句「白雲滿地無人掃，」此境誠然。

每天早飯後，背着畫具獨自在海濱的山道徘徊，這種妙境是生來的第一回，日本夏目漱石先生說「……悟到人世不易住的時候才有了詩，有了畫。」他也是在這種境界發現的。作畫作倦了，便倒在沙灘或巖石上睡他一覺，有時被濤聲喚醒，已是黃昏月影，星斗初明。這樣過了五天，帶來的顏料和畫布都使盡了。回去吧？確是捨不得。沒奈何，整日裏跑海邊和海水競走，又像是兒時戲水的再現。

短短的旅程，成功了二十多幅畫，又洗滌了一些心境的殘埃。人生假如都是在這樣的道路進行，也許不知道還有所謂名，利和……這些事物。

浮動的心，老住在一處總覺有點不耐煩。自己又想：來到中國南

煙

部已經大半年，脚并沒踏入國門一步。青山是到了，但它還是在英領新地的境界內。廣州是南方唯一的名城，在民國史上又曾開過一次茂盛的革命花。像這樣『人傑地靈』的重地不能是不到的。

三月九號的早晨，我又作了廣州的遊客。

廣州的市政，在中國省會中堪稱『手屈一指』。馬路和市房的建築，都帶有上海氣。什麼印象都好。只是拖着一梗長尾巴——辮子——赤着脚穿上一雙木屐的女人不斷的在馬路上踏來踏去，在我看是件最缺美的地方。那種木屐的喧嚷，很像是身入了日本境。

茶樓和吃食店，占全市店舖十分之七分，廣東人生活豐裕的現狀，於此可見。不過他們的先人也很苦，乘風破浪，遠涉重洋，得不着祖國保護的經營的血汗，才織成今日的文錦。

雖然初次到，幸而還有幾位朋友，所以在三四天內就把比較名勝的地方看完了。我最大的願望是拜訪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遺蹟。

坐車向東，出了惠愛路，就可以看到高高的「華表」，在無數的坟堆中聳出，使人心境森然，這是辛亥革命前後無名烈士的埋骨地。竟牌破爛，景象淒涼。據說近年沒人管理，已成爲牧兒的歌舞場。

向前是紅花岡，沙基慘案的忠魂盡在。坟丘已漸平塌，而白骨所換來的今日的外交又是怎樣？想到這裏，似聞嗚嗚聲自墓中發出，毛骨都冷。

再向前就是黃花岡。墓在園中。進了門，兩旁豎了各省贈送的石牌。園中佈置，像是少人處地，有荒廢的樣子。墓前甬道很長，高大的石塊砌成的坟堆，在路的北端。前面刻着「愛國忠魂」四個大字。白骨的代價就在這上吧？

煙

其他各處，也還散着許多單獨的坟塚。風斜日暗，靜無人息，只有一隻老鷹依依不去在的坟頭迴繞。

此行對於烈士墓的感慨最深，在珠江輪中，曾寫了幾節弔烈士的

題

詩，但沒完成，回到香港又忘記繼續。現在是「時過境遷，」更沒法補寫。姑且抄在後面，作南遊的一個尾吧。

壯士的碧血，

灌開了民族的花苞

沈痛於嚴冬的枯莖，

方慶着春光的來到！

不幸陷——那長進的園丁，

貪，嫉，殘，暴，

使這剛含笑於陽春的花朵，

又復淪於枯槁！

◎ — ◎ — ◎ — ◎ — ◎ —

壯士的呻吟，

叫破了黃人的迷夢。

沈醉於長夜的人們，

驚魂蘇醒，

傷心臨！那不肖的子孫，

淫，奢，毒，狠，

趕走了燦爛的晨光，

撒下了黃昏的暮境！

◎ ◎ ◎ ◎ ◎

壯士的白骨，

堆成了九仞的山丘！

機巧的幸運者，

就此築就了玲瓏的宮，樓，

英靈臨！這是你們的責任嗎：

爭，奪，焚，屠，

煙

換來了一個奴隸同胞的魔王；

更有那白人的芻狗！

珠江夢轉瞬間又成了過去，這一年南地的生活，時常在心中迴旋，似乎要寫出來才算痛快。事後追記，當然不能盡實際情形的萬一，暫作他一個飄蕩者的留痕罷。一九一三，一，十七於保定。

衝突

(七)

A省的北部，是一片荒漠的平原。見不到青翠的山峯，浩蕩的河流，就說樹木吧，也是很稀少。在春天，這平原上點綴一些菜花和麥浪，倒也不覺得怎樣淒寂；間或聽到一兩聲鶯啼，也頗有些江南風味。只要肅殺的金風輕輕的一吹，咳！什麼都完了！極目到處，在銀白

T
C

的天幕下，盡是一種灰暗的愁色。比較叫得可聽的鳥兒，也早隨春歸去。斜陽古道中，偶爾來了一個揚着鞭子隨騾車緩步的鄉下人，會使你有着置身塞外之感。這時，錦繡的江流，才是你刻刻不能忘壞的樂土呢。

一座明初建築的古城，雖然曾經帝王一度的經營，數遭變亂，到了此時，已是壞壁頹垣，只給人悵然的憑弔。在蔓延着枯草的瓦礫中，在僅存痕跡的宮牆地，靜聽那哀寒的蟋蟀，『故國荒城』，那能不興起漠然的感慨呢？

城外有一所古廟，凋落得只剩下一間正殿和幾處破舊的僧房。沒了帽的龍碑，零落排列，據說是某帝王幼年的投身所。當殘鐘隨晚風飄蕩的時候，該是一個多麼淒涼的境地呀！比起那少女的溫香，嬌柔的淺笑和江城的景色，怎能不教人黯然魂消？

青苔來到這愁人的北地，已是八九個月的長時間了。原來滿想等

煙

到學期終了回去和雪雲同度溫存的假期，誰知老天不管離人怨，在快放假的前幾天染了一種流行病，只得隨他的友人到蘇州去就醫。病剛好，學校已秋季開學，不斷的催促他。兩個多月的假期，就這般帶病飛去了。別了雪雲大半年，又剛從病裏解脫出來的青苔，對這荒涼的寂境怎能忍耐下去？夜月寒窗，但圖好夢而已。

自從他們分別以後，兩心的情熱，都憑書信傳遞。有一次，青苔接到雪雲一封最甜密的信，隨即就作以下的信回答了她。

「雲妹：我得到你這封信，如同得到一件稀世的珍寶一樣，不，稀世的珍寶在我還當不上你這封信的價值呢！我將怎樣來形容呢？我已沈醉在你靈光的籠罩中了！

我覺着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空虛，冷酷，只有你那顆溫柔的心，才是我真實的世界呢！我將在你給我的世界中歡呼，跳躍和歌唱，我要想盡方法來表現我這人生的收穫。上帝呵！請你接受我的銘感罷！

如果你走到一個崎嶇的山坡，只要我生命還剩有最後的一刻，也必將它開成平坦的大道；如果你被迫在強暴者的刀劍下，我即使手無寸鐵，也必揮起拳頭，為你拚個死活。總之，我的生命的花朵，將永不凋謝的陳獻在你的面前，向你微笑。

雲妹，你見過狂奔的快馬嗎？我的心兒在每刻的時間內也像馬兒一樣不斷的向你進發，你見過飛遠畫樓的春燕嗎？我的心兒也和春燕一樣永永圍繞在你的身旁。我之不能離開你，有若地球之不能離開太陽一樣；太陽能永遠的普照着大地，雲妹，你呢？

別來常被幻夢纏繞，尤其是現在。有時你板着面孔打我身邊經過，拿起一種對仇敵的態度對我，直等從夢中哭醒，心頭還不住的跳躍。有時又像在一個柳暗花明的園中，鶯兒在枝頭低唱，蝶兒在花間對舞。綠陰深處，我正凝神作畫，你俯在我的肩頭，微笑着不聲不響。

煙

煙

直被晨鐘喚起後，還對夜來的夢境悵然出神。雲妹，我的人生的夢是哀，是樂，全憑你的支配呢！

你每次來信，總是這樣親切的。我真想不出較好的字句來形容我的歡慰。我真笨拙啊！然而，愛的本身便是一件笨拙的東西。絕去了名，利，乃至絕去了生命和一切。只有愛才是無上的光明，直照到人們於永遠。雲妹，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光焰將永遠向我照射，使我如接受春日的薔薇，能開上一枝燦爛的鮮花。我將這花兒交與你，同時也交與衰危的祖國。我們要實現愛的人生，我們更要將愛的動力來建造錦繡的山河；錦繡的山河能永遠存在，我們的愛也便永遠存在。雲妹，你能摒去數千年來女子柔弱的積習，和我整着步伍或跨着馬兒去尋求祖國的光榮嗎？

北部的氣候，秋來得格外早，格外的蕭索。但蕭索的秋風更能以掀燃我的夢火呢！願我的雲妹珍重——青苔。

青苔把這封信發出後，雪雲的來信，更加親切。其中有『……太陽可以沒落，一切的星球可以沒落；只有我們的愛會永恆瀰漫於宇宙。我願將我們的心研成粉末，調和在一起，絕滅了你我中間的隔膜。在時間上，在一切的創造上，有了你，同時也有了。……』

雪雲和青苔的愛，至此已達到初熟期。

雪雲期待青苔的歸來，佔有了半年來生活的全部。每次的信中，總有這樣的字句『可恨時間過得大遲緩啊！』在柳眉初展，人試輕衫的春日，一切都是和諧的。『花間雙蝶』却給與雪雲以不少的憎恨。她忌妬自然的巧配，她忌妬含笑的花。在朝輝或是涼月下，緊鎖着雙眉，獨自在校園中踱來踱去。帶月的和風，有時送來床頭一兩陣醉人的香氣，薰陶得終夜不能合眼，緊緊的抱着被兒，聽那夜鶯低鳴。於是，她返復的背誦像是代她描寫的一首古詩『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煙

煙

雪雲得到青苔到蘇州治病的消息，是件重大的失望！半年的時刻好容易才把它數完；而且他旅中臥病，沒人調護，萬一有個……，想到這裏，只有憑眼淚來說自己的心事。雪雲心境的煩亂，較前頻添了不知多少倍。滿面風光，像已隨春遠去；秋日的黃花，漸漸開上面龐。直到接得青苔的這封信，才如駭浪中的扁舟，航抵了個綠陰的停泊處。

本來，雪雲接到青苔去蘇州的消息後，好幾次想鼓起勇氣去看他，但爲避免環境的毀謗，終於屢行屢止。而且自己又是一個沒有隻身旅行過的少女，對這千里遠程，不無懼怯。結果，只有一心忍耐，朝夕祈禱病愈歸來的佳音。這長夏的時光，就在祈禱和失望中送過的。

雪雲早經決定專心學畫，半年來對別門功課都無意理會。但每次拿起畫筆，青苔的面影便又浮上心頭。她那一提心泉，是不會再有往

日那樣鏡般的平靜了。

愛的途徑，滿開上帶刺的玫瑰花，嬌媚的，醉人的，並且很巧妙的將你的情絲來繫住你的靈魂。在你并不曾拆得半隻花朵，然而，你的淚，你的血，已滲染你的全身了。雪雲和青苔已漸陷入這荆棘的深處。

(八)

這是雪雲和青苔訂婚後的第二個暑期。

A城西門外宛延着一帶青翠的山岡。出城向右走，有條彎曲的小道，道旁有垂柳，有流泉，有雜花和細草。微風一陣，柳絲輕舞，宛如晨裝的少女的頭髮。遠處的蟬聲，隨風低揚。像是爲一切生機特奏的進行曲。道兒狹小，而且高低起伏，走起來另有一種風味。這種不加雕琢自然，也和一個素裝的美人一樣，只需你靜觀領會，便處處都有吸引人的魔力。尋小道走上七八分鐘的光景，到達一個小山頂，江

煙

煙

流，村舍和幾處名勝的建築便都展在目前。一切像是被烈日征服似的，靜靜的躺着，只有翻飛的燕子，臨風弄姿。走下小山，約莫半里的路程，有個百來畝面積的小湖。湖的東南排列着一片柳陰，西北邊便是那綿延挫落的山岡了。A城人士，對這純樸的景色，很少注意，無論在春，夏，都很少遊人的足跡。到晚來牧兒的歌喉在山間湖面迴繞，更加風雅有越。任憑你心緒怎樣煩雜，只需一經這湖山色的浸潤，便蕩滌得不留纖塵。湖東柳陰間有一所古廟，紅牆綠柳，組成一幅鮮明而壯偉的畫圖。這種如處女之端嚴，明媚的風光，俗眼人那能懂得呢。

青苔自發現這幽靜的遊樂地，常常挾上幾本愛讀的書和一些果食同雪雲來消此永晝。躺在松陰的細草上，談論着國家大事，人生，愛和藝術。有時也帶上畫具，描寫一兩幅風景。遇到難於表現的地方，青苔便幫助雪雲，並講些色彩的配合和取材的方法。每成一幅，雪雲

便歡樂得像一隻小綿羊，不住的跳躍。青苔只笑迷迷的望着她，或誇讚她的藝術天才。雪雲一聽到青苔的讚賞，更加高興得不知怎樣才好。馬上放下畫筆，走到青苔的面前，提起脚跟，仰着頭，要求青苔吻她的小嘴。青苔懷抱了她，像是懷抱了整個的世界。一切自然的存在，都不過是他們和諧的陪襯：細草，野花，松陰，湖水，……都在增長他們的甜蜜。忽然間湖面飛來了兩隻白鷗，雪雲便指着白鷗向青苔說：『但願我們也能和白鷗一樣永遠並肩飛着！』青苔也照樣的說了一聲。各沉默了一會。風拂松枝，聲如濤韻。此外便什麼都沒有聲息。太陽漸墮入山的後面，村舍吹烟，籠罩林梢。青苔和雪雲才乘着晚風，漫步歸去。

青苔放假歸來，拯華約他就住在雪雲的學校。這時學生都已回家，校內頓成一個寂靜的世界。院落中滿長着綠茸茸的細草。少女們，嬉笑和歌唱的聲音，早在這烈日中消逝，絕滅了。只有枝間的夏蟬，

煙

還依舊弄着往常的曲調。雪雲所久經盼望的情景，現在已展在自前。空虛，靜寂的工女校，恰成了他們的新大陸。

這時住在校內的只有那位女教師和青苔所熟識的幾個朋友。青苔雖然是在客地，什麼都很方便。雪雲住在家裏，每天大早就來，直到晚間才回去。白天裏如果不是出城遊散便是找個風涼的地方看書，閒談或作畫。有時雪雲倒在涼榻上呼呼的睡着了，青苔看她微笑的面龐，全身豐潤的曲線，突起的乳房，不禁心內跳動起來。低下頭在她的唇邊輕輕的一吻，便拿起紙筆描寫她的睡態。描好以後，畫角邊寫着『我的小綿羊』，等雪雲醒來交給她看。雪雲看到自己的睡態確是很美，而且又有這樣柔密的題字，歡樂得幾乎要哭出來。站在青苔的前面，交叉着兩腳，挺着身子做出嬌惱的樣子問青苔：

『我是你的小綿羊，你是我的什麼呢？以後不許你稱我小綿羊！』

『誰教你睡得那般好看的樣子，我看只有小綿羊才比得上你的柔

和和純潔。我是你的什麼，我是你的保護者，我願你永遠這樣的睡在我的身邊，好使我用聖潔的心來表現你的聖潔。」

「你應該稱我是你的小天使！」

「呵，我的小天使！」

雪雲像得了勝利似的，嬌悍着投入青苔的懷中，要青苔替她擦拭朦朧的睡眼和整理散亂的頭髮。

有一天，青苔預備作一張大幅的油畫，要求雪雲做 model，雪雲即刻答應了，換上舞衣，躺在沙發上，作一個舞罷休息的姿勢。含笑着，一動也不動，讓青苔靜心描寫。這樣繼續了三天，才把這幅畫描成；畫幅的背景是襯着春山野色，近處有雄壯的大樹，有巖石，有草場。場上有一點點的黃花。雪雲倚在巖石上，那白色的衣裳映上青草的綠色，組成一種鮮明而和諧的色調。看去像是一個剛從空中飛下來的春神。這時雪雲快樂的程度連她自己也說不出來。拉着青苔的手，要求

煙

煙

青苔彈一曲進行曲給她跳舞。鋼琴的聲音一起，她便隨着節拍舞出多種柔美的姿態。雪雲舞罷，喘着氣斜視青苔，那兩隻靈活的眸子，像要把青苔整個的吞下去。青苔用手帕拭去她滿面的汗珠。

青苔和雪雲的婚約，在過去的寒假間決定了。因此，他們往還的親密，別人都毫無非議。雪雲瀾慢的童心，即使是有別人在面前也毫不避諱的向的青苔皮頑。有一次，有她的許多同學都在一道納涼，大家爭食水果，雪雲沒有搶着，看見青苔手裏有一個蘋果，雙手抱住青苔的手，直到搶去才了事，大家都笑她，她却毫不在意只顧吃她的蘋果。雪雲孩子的態度，在青苔眼中顯示得更加可愛，更加藝術。

校園的池邊，圍着一列垂柳。每當晚霞初放，雀噪歸林，雪雲和青苔迎着晚風，并坐池邊，看那魚兒出沒。那淡橙色的薄衫，粉白而放紅的臉襯着彭鬆的烏髮，那肥壯的兩腿，微起的胸膛……這鮮明而

富於興奮的色彩，足以誘惑任何一個男性的柔和的曲線，使青苔深深的讚美人生的真實。這時，他的眉目間他的心房，像吃了一隻酸迷迷的果子，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螢火亮了，一切都靜息了，月兒在墻頭媚笑。青苔拉起雪雲，并着肩，在淺草上，緩步着，低唱着。直到女僕來催她回去，她緊緊的握一下青苔的手，「祝你安穩的睡，不許亂想！」帶走帶說，接着又是回頭一笑。

太陽的出沒，在愛侶的心中，像是一隻啣泥的燕子，從眼前一閃便飛去了。

轉瞬間，北國的金風已吹紅了江流的林葉。幾月來報張上所揭載的北伐的戰事，已由湘而贛，由贛而飲馬長江了。各色的標語像落葉似的飛滿了A城。門戶緊關，街巷中只有成羣結隊的武裝同志。人心惶恐，有如大難之將至。這時長江的交通也斷絕了，政府的人物也換來了一班新角色。青年們胸前配上個藍，白的黨徽，昂首挺腰，光榮

煙

煙

和威耀似的在街心穿來穿去。一切的景象全變了：學校充作營房或後方醫院，包車夫也懂得了××主義，青年學生只要挾上一包標語和喊幾聲口號生活也就不成問題……自然，在這鬧熱的情形中，確給與A城人士以不少的新見識。人們的心都像有一種青春的浮動。在從前，男女絕少往來交際，現在已可以公然戀愛了；青年們也傲慢的覺着自己比任何人都有權力，有希望的多了……總之，太陽也像變了個顏色，一切都在這革命的聲中潛移，轉變。

雪雲在暑假前已是『修業期滿』了。暑假曾決定去S埠專習繪畫。沒有料到時局竟變得這樣的快，因為交通阻絕，只得請青苔住在家裏給她補習，青苔也樂於朝夕相隨。他們訂上一張課程表，每天分看書，作畫，談話這幾項。他們很少分開，即便就出去散步罷，也是一道的。到晚上，雪雲總要把青苔的被褥鋪好然後自己去睡；早晨又為青苔整理衣物，書案。那種少婦的殷勤，雪雲已無形中自任了。自從

離開母懷隻身飄旅十多年的青苔，一旦能得着所愛的異性來爲自己料理雜事，自然是件新鮮而愉快的事。雪雲關心青苔的生活也正和任何一個少婦關心她丈夫的生活一樣。瀟慢的雪雲，似乎是不會懂得這個，然而她竟懂得了，她已旅行一切妻子的責任了。

幻夢

(續)

整

「咳！上月的我是怎樣的鮮豔健壯啊！爲什麼今天的我會變成這樣憔悴無神呢？啊！這「情」字呀！妳是有多麼大的魔力會使我如此呢？唉！我這精神上的慰安是永久不能再得着了！」她蹲在如茵的草上嗚咽了！

「靜！妳又在此做什麼呢？」遠遠的一個輕快的影子走近前來，伏下身去，握了她的手說。

煙

「蘭！妳又來這做什麼？」

「呀！又哭了！妳到成了林黛玉了，「終日淚不乾」哈哈！妳的寶

煙

說

玉哥哥來勸妳了，我愛——不要哭了！」天真的蘭呵哷的笑着撫她的肩

『……………』她愈哭得慟了！

『親愛的靜姊——不要哭了，我們到那邊假山上玩玩吧！』蘭推着她的肩要求她。

『親愛的蘭妹——請妳誠懇的告知我，已去的煙可以再刮回來嗎？』

『哈哈——煙是個飄渺的東西，走了焉能再來——好姐姐——妳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天真的蘭又笑了。

『……………』

『走吧——夜深了——妳聽下自習的鐘已敲了！去齋舍吧！』蘭又蹲下去替她拭淚。

……………

『靜——妳不去我自己走了！』又沉了會子，蘭焦急的說。終於棄她

而走了。

這時，她寂寂的蹲坐在草地上，耳畔聽得同學們歡愉的歌聲，和朗朗的讀書聲，齋舍由窗中映出隱約的影子，蹦的，跳的，歌的，舞的……充滿了快樂的現象，只有她，失了精神上慰安的她，悽悽的坐在這寂寞而黑暗的草場，憔悴的梨花面上，浸滿了晶瑩的淚水。

『唉！人生真是幻夢呵！……』

一九三一，一，二二。于燈下。

乞丐的日記

乞丐

第十一日

整整的走了兩天的路，究竟有多少路程，沒法知道。我幾乎不相信我能忍耐這樣的飢寒與風塵。這是生命的力在鼓舞我還是有其他的力量在支配我呢？生與我是漠然，其他一切更談不到，……這是

煙

煙

無法自解的疑問。尋常的人，對於環境所表現的力量，往往是平凡的；如果在環境與他的生命要起激劇的變化時，這時才會顯現他特殊的力量。這特殊的力蘊藏於人類的深心恰如「美」之蘊藏於自然的神秘處一樣。現在的我大約是這特殊力的表現的時期罷？

從前很少到過這窮鄉僻壤。小時雖然曾跟母親在外婆家讀過書，但外婆家的小鎮，究竟比這裏繁華得多，這種素樸，溫雅，寧靜的空氣，城市中是不存一絲痕跡的。人們麻癖的心，是需要高度的刺激才會有感覺，像這樣幽靜的自然，誰能領略他的真味呢？想到這裏，我應該感謝使我轉變的屠殺與破壞；但一見到愚笨的人們，沉迷於肉慾的旋渦中，對於自身前途的恐怖還茫然一無所覺，未免有點太可憐了！如果你不願做待死籠中的鷄鴨，這便是你表現自覺的時候了！我，我雖然絕無取得任何報賞的野心，然而，這是我應該叫喊的責任。

天氣有些寒冷了。白天裏可以借助於太陽的熱力，夜晚確是有點

難受。風是那般無情的，雨也是那般無情的，好，我就任情的世界外來玩味我的生命。我雖不能像往日懷抱着她微笑的入睡，但有清雅的虫聲來給我奏安眠的細樂。假如我因為失眠，寒凍，飢渴而病了，或者更可以多領略一些人生的滋味。好在並沒有損失一滴同情之淚的人為我感傷。

秋風，你吹罷！秋雨，你下罷！你盡量的吹罷！你盡量的下罷！

第二十三日

這是我喪家以來第一次的。病中的滋味，我只有盡情的領略，沒有能力來描寫。不須溫柔的慰語，良醫的藥石，父母的慈愛，也居然好了。好與不好在我是同樣的一回事，也許這就是却病的靈藥。

照理應該感謝這位沙門的老者，承他給我加衣供食。在他絕無妄我報賞的心，在我也覺得無感激的必要，因為生與我是漠然的。

古寺晚鐘，這是一種多麼自然的聲響呀！

今天究竟是我行乞來的第幾多日，記不清了。從一家商店裏的日歷上，才知道是我的生日的前五天。也許我的妻還記得，去年這時她會熱烈的爲我預備過生日的食品，現在，我，並不懊惱，只不知道她能否以往日對我的熱烈來對她的新人？愛就是如此罷？

幾個月來行乞的生涯，確另有樂趣。世人所給與我的訕笑與凌辱，從不會傷害我的人格於毫末。在他們的得意的微笑和肉的滿足中，他們的靈魂已圍困在罪惡的城圈裏，永無解脫的希望，呵呵！他們是以犯罪爲目的的人生！

十一月二十五日

北方的寒冬，來得另有威權。

煙
聽說距北京的路程不遠了。好在沒有任何在等待，不遠又怎樣？順着鐵路走，方向是不會錯誤的。我看急馳的火車，像有目的的在奔走。車中滿載着生命，這生命是在追逐什麼呢？

煙

如果不家破人離，也許我永無北來的機會，世事大都如此際，可惜人們只能看到一面。

威權者的驕傲，富兒們的自得，咳！「殺」總會要臨到你們的頭上的！湘，鄂，贛的冤鬼何嘗沒有經過你們的驕傲和自得，現在呢？只留給有心人的憑弔而已。

十二月二十七日（以上有許多因原文不清，從略。）

元旦日

人們快樂的新年到了。你看，誰不是得意的含笑？可憐呵！愚蠢的人們！

我本沒有知道國家大事的必要，無意中拾得一張舊報紙，才知道目前正在建設「廉潔的政府」，還有什麼消滅反動勢力的戰爭。好美麗的名詞呀！我們這些無故的犧牲者向誰去哭訴呢？

北方也是革過命的了，牆上的標語都是嶄新而醒目的，無數血。

淚換來的就是這個罷？

正月十三日

今日算是到了故都，夢一般的到了故都。故都的確是東方文化的
薈集地。那巍峨的建築，是我們民族天才的遺留。一樓，二閣，宮牆
，金殿，乃至一塊微小的湖石，都顯示了我們民族的人格。而今呵！
向何處尋求昔日的光榮呢？

我要盡情憑弔我們的光榮的過去。

大都會行乞是比較容易些，這也許是我生活的新發現。

自然畢竟是和愛的，和暖的太陽對於萬物都給與同樣的光輝，這
僅存的幸福的享受，該不會有誰來剝奪了吧？如果你終日處在玲瓏的
溫室中，那能領略這個呢？

煙

北方像是另一個世界，我很希望你們能夠永遠這樣平安的度過你
們的生命。如果屠殺的事件也臨到你們的身邊時，你們將怎樣呢？我

煙

好像還負有向你們叫喊的責任。

醒醒呵！未死的同胞！

(完)

就算是飄泊生活罷

(續)

珊君

應景瞻名勝

這次道經南京，實在有些匆促；然而既到了「舊國府」，又不能不賞個面子小留兩天，況有企慕了多年的名勝，曷敢過拂情誼的不去瞻仰。

我本來莫愁，於是莫愁湖便屏諸免見之列了。

夫子廟前噪亂，是十足的熱鬧。秦淮麟水，畫舫無聲色之奉，亦「一難並」矣！

登北極閣俯瞰城景，赴鷄鳴寺虔聽佛號，乍使晨興爽然。午飯後乘汽車經中山道出中山門直赴「明陵」「孫陵」。據說這中山大道建築

時，確有一般犧牲了住屋的小民如范文正之所謂「一路哭」者。「孫陵」裏有胡展堂寫的石刻建國大綱，「明陵」裏有于髯寫的頌揚老朱的聯語。在我遊覽以後，我緬懷於「故陵」的壯偉，我怕「新陵」的台塔。

夜間，因為要舒舒遊遊的倦意，便登上玄武門的城頭，承櫺這自湖上襲來的荷風。濃翠的荷葉讓夜色襯得更暗；但在這深暗中却蘊藏着許多待追索的神秘。五洲公園附近的歌聲，零散四處的打槳聲，從軟風的動蕩浪面上緩緩的帶來，似極柔細的絹帕觸人耳鼓。這溫媚的境地，在別一個夏夜，在別一個湖畔，也許不難遇着；然而像這樣大湖旁憑倚壁立數仞的湖堤——別人當作城看——而且在擾攘的塵囂市上，平添滿湖清水，宕來半堤閒風，却是武陵桃源，一經臨蒞，無不悠悠然也。

煙

南京人之批評南京者，把一個「不」字加在「馬路平，電話靈，電燈明」每句之間。而我則感到除污水甚多以外，鐵道部的新建築宏壯

煙

，中山道旁市民的住屋遭殃。乘之熱氣炙人，於是乎不敢久居。

滬寧道上

擠了幾天的遊人幸遇鬆適，吃飽黃土的朋友走入澤國，如此超凡入聖的輪迴，我真願轉他幾劫。

照眼的色是無涯際的綠，在綠色展布的原野，間着幾灣流水，點綴着微漾的湖沼；迎風嘻笑的桑下，偶爾有一二憑陰稍息的農夫；田畔仄徑上農婦往來操作，捕魚人的滿筐豐載；這些迴不是江北生活。

水居的人們潔秀，不僅服飾面孔給了我們憑証，從每個車站上的叫賣者也可看出一些。新的蓮子羹，澄澈的百合湯，以及各種糕點，都與那「蒙塵」的滷鷄燒餅老豆腐爭清白。一般賣東西的小孩少女們的形容雅飾也少與「可憎」二字連上。

在滬寧道上，我的心境只見變異。從下關走到堯化門很是逼近首

善的新都了，却聽說前幾日出了劫車的醜案。到了丹徒，看江中金山上朱色小廟，與幼時所讀地理教科書上的小圖一樣，於是我陷入一段深長的回憶。到了常熟，端詳了許久，終因我未學堪輿，看不出該地常出名人的龍脈。無錫是一個縣；但從那目光所及的數十個矗立的煙囪上象徵出他的富庶。正在過姑蘇時，想起了「夜半鐘聲到客船」一詩；不過據說寒山寺之鐘因日本人之故，現在已不是原物了。我們縱談無錫的名園，以私園而能公同好。蘇州人膚色白皙，深居簡出，不敢曝陽，是原因之一。

沿路上婦女勞作的多，其健壯也不亞於男子，自然是習得的。我希望中國之談兩性問題者，多搜集這些實際材料。

從前有些人主張公墓，以為私墓費地，但我一見田間私墓之小（關人的例外）而且幾有逐漸平沒之時，我覺得關於經濟的，社會自然拓殖力富而多利。

煙

煙

南翔站了，緊張着心急願下車。

下期要目

中國普羅文學之沒落

反歸去來辭

棄婦

編者敬白

先後接到各地來信，知道本煙的讀者渴待着煙之復刊有如渴待着他或她的愛侶的赴約一樣。抱歉得很！在煙的「睡眠期間」，使愛好的讀者一步一步的失望，或者竟嘆息這「初生兒」的天折。

不知道爲了什麼，我們幾個月來的時間整個的「拍賣」了。雖然有時掙扎着想寫點什麼，無奈時間的主人揚着鋼鞭沒有給你鬆息的機會。我們只有忍着「此身非我有」的苦痛，默默的向讀者謝罪。

現在剛從主人的鋼鞭下偷脫出來，我們也是時間的所有者了。此後，願將我們的時間來致力於煙的復活和生長。不僅作你假期中的伴侶，並將繼續不斷的向你呈獻。

通 信 處

保定舊提法司街三十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日出版

本刊價目

本埠零售：

每期大洋二分

外埠預定：

二十期大洋五角

(郵費在內)